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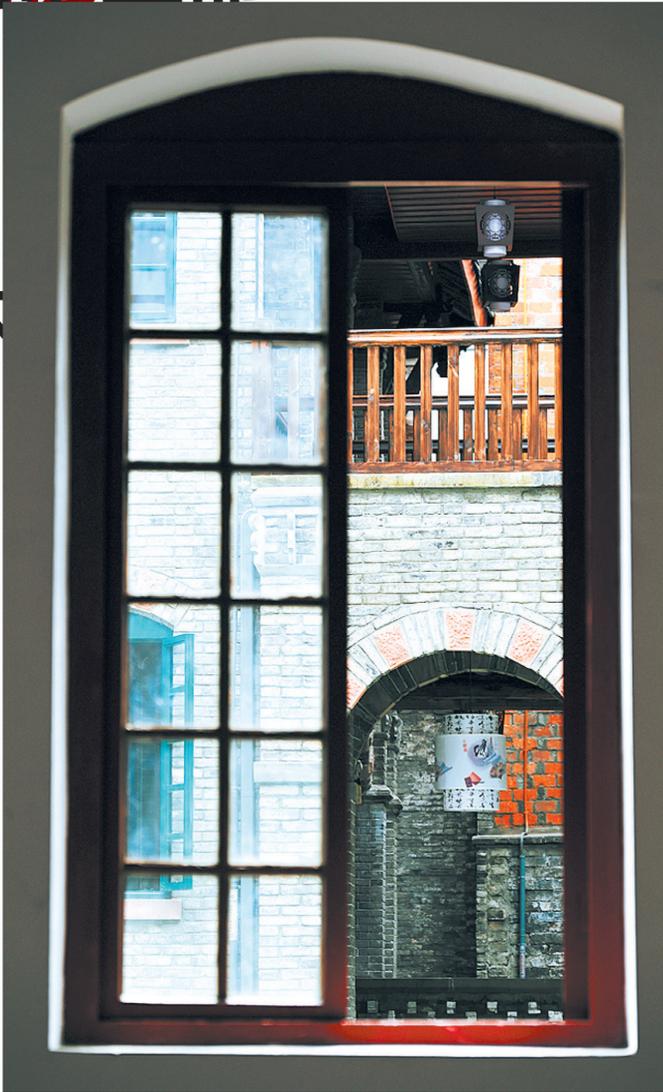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改造老城、开发新城过程中，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目前，成都市已将392处历史建筑纳入保护名录。这些本将渐渐消隐于历史尘埃中的建筑，正焕然一新，融入新时代的跃动脉搏。

今年1月，《成都市城市更新设计导则》公布，系统性地提出城市更新存量空间“精准评估—复合诊断—分区施策”的设计建设策略，为下一步城市更新的相关设计工作提供了“工具箱”。

如何在城市更新中兼顾新与旧、传承与创新、历史与现代，既承载历史，又面向未来？这无疑为城市转型升级带来更多挑战。

活体



有机更新后的祠堂街一隅

怎样让历史建筑成为活的文化

在成都，可以发现许多风格鲜明的历史建筑。有记录着成都人休闲生活的鹤鸣茶社，有原成都自来水厂丁房这样的产业遗址建筑，也有反映成都人民曾经文雅生活态度的原成都乐器厂宿舍……它们从未漏掉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节拍，与城市共生共舞。时光交替间，记录下整座城市的风云巨变。

不久前，一个名为“新声·新生”的艺术展览在祠堂街艺术社区拉开帷幕，是祠堂街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开街前，最受瞩目的一次艺术文化活动的亮相。祠堂街，这个影响了成都历史的街区，在沉寂百年后，正式回归城市C位，开启它新的耀眼历程。

祠堂街坐落于成都市人民公园旁，在清代，这里曾是满城的喇嘛胡同，后因年羹尧生祠修建于此而得名“祠堂街”。抗战时期，这里坐拥成都70%的书店，各大报刊、文艺社团云集于此，四川电影院也诞生于此，曾被誉为“天府文化现代化新起点”。作为上个世纪成都城市生活与文化的核心区域，祠堂街从民国时期开始便是成都文化艺术和

潮流时尚的高地。作为成都市中心最后一块保留百年街巷格局和历史遗存的街区，青羊区在少城祠堂街片区城市更新中提出，保持整个街区历史街巷原状，恢复永顺胡同等6条巷道格局，街区包括39棵法国梧桐在内的树木全部保留并与景观融合。

目前，祠堂街共保留了6座古建筑，均来自于民国时期，包括金秋茶社、原四川美术社、新华日报社成都办事处以及原著名画家张采芹的画室等。如今，在城市更新的建设中，少城片区是“展示成都千年历史迭代的文化中心区，集中体现公园城市特征的文化核心区”。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于小植认为，文化是文化遗产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中尤其要注意的因素。城市更新时，“被保留”的文化不应仅仅作为一种静态化修饰的“建筑”而存在，“要想让文化历史建筑成为活的文化，不能对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而必须依托人进行活态传承，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进行自然传承。”

对建筑遗产“留原貌、塑功能”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2017年夏天，赵雷的一首《成都》让小酒馆成为成都的网红打卡地，不少游客到这里后惊喜地发现，小酒馆附近的玉林东路上还有许多雕塑节点、街角灯饰、店铺招牌，城市壁画等宝藏“打卡点”。

曾几何时，玉林东路上商超店铺相互映衬、酒肆茶楼交错遍布，游人如织流连忘返的场景几乎消失不见，只余下年久失修的老建筑和人烟稀少的旧街道。转机发生在2021年，玉林东路被市、区两级政府纳入城市有机更新项目计划。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地提升建筑外貌，还要将历史文化保护与文化、旅游、商业、产业等业态融为一体。相关部门坚持对建筑遗产“留原貌、塑功能”，对城市风貌“留肌理、保特征”。比

如玉林东路特色街区引入多个餐饮、文化品牌，其中不乏全国首店、西南首店，着力将厚重的文化底蕴与现代商业有机融合，通过产业业态全新布局，打造消费新场景。目前这里招引的新业态品牌商户涵盖国际化餐饮、国风文创、本地小酒馆等业态，玉林东路特色街区成为“既有国际范儿，又有市井味道”的新消费集聚地。

城市是一个活态的生命体，需要不断更新。可城市更新又面临着诸多悖论，比如大拆大建和不当的整治更新会导致老城风貌消失；若将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封存固化，又会使其失去活力和使用价值。《成都市公园城市有机更新导则》便明确规定在做“传承历史记忆的城市更新”时，应“以保护传承、优化改造为主，拆除新建为辅，推动保护保留建筑与文旅体等融合发展，实现历史传承”。



铁像寺水街，古色古香的亭台水榭错落有致

专家访谈

历史建筑其实一直在生长

记者：城市更新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持城市活力。除了硬件，更在于文化和历史。文化在历史建筑和街区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肖平：如果把城市分为外在和内在在两方面的话，那么历史建筑就是连接这两者之间的桥梁。建筑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它是曾经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所创造的，充满了当地居民或客居者的情感和记忆，也可以说它是城市的年轻。历史建筑本身是活着的文化。如果说某一历史建筑僵死了，那只能说明我们缺乏欣赏它的眼光，缺乏理解它的某种情感而已。它其实一直在生长，在那里与城市同呼吸，共患难，关键是如何让历史建筑融入当代生活。

记者：城市更新正在从粗放型增量发展转向精细型存量发展。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看，老城区更新整治进一步由“局部”转向“整体”。在城市更新中，您认为如何让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活”起来，让历史建筑成为活的文化？

肖平：成都历史建筑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并且历史是流动的，许多建筑的历史价值还在不断延伸。需要我们去做的，是如何进一步挖掘、发现、保护不让这些宝

贵的历史建筑被忽略。成都的历史建筑已经公布了300余处。利用得比较好的是工业建筑和校园建筑，其他如名人故居、祠堂、民居等显得稍微弱一些。也许是工业建筑和校园建筑的空间和高度，更适合作为城市更新的公共空间塑造。别的城市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居民类的历史建筑可以更新为体验当地居民生活的民宿或客栈。成都在历史街区的活化利用方面做得很出色，很多特色街区都传承了城市的记忆和文脉，比如宽窄巷子、太古里街区等六处历史建筑的活化与利用。让历史建筑或街区“活”起来的关键，是要认识到它十分稀有和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它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加分项，是馈赠而不是负担，是理解一座城市的密码，是打开城市的钥匙。

记者：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是静态的文化，而居住在其中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流动。在城市更新中，如何将历史建筑与市民融合在一起？

肖平：历史建筑可能跟当地住民或外来者有关，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这座城市的发展历史和内在气质。就拿成都

来说，很多工业建筑是三线建设时期留下的，有很多沿海的产业工人来到成都，融入成都。它体现了成都和谐包容的城市性格。这种包容精神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当代性，是建筑融入当代生活的精神源泉。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一座城市的文脉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记者：在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有将历史街区的老建筑推倒重建的；有在历史街区居民私建私搭的，还有对历史文化街区简单封存起来的。您认为，历史建筑保护有哪些维度，如何在城市更新中，在保护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这些历史建筑？

肖平：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文物建筑也可以做民宿、茶楼或别的消费体验空间。这件事的启迪在于，活化历史其实就是让历史走入当代生活。历史并不是冷漠的、高高在上的，而是可以走进寻常百姓家。当然利用的前提是保护，就像历史建筑在更新过程中我们严格要求其主体结构 and 外观面貌是不可以改变的，里面加装现代生活设施是可以的；还比如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历史建筑内加装电梯。当然，修缮改造有一套专家论证程序，目的是让历史建筑

静态与流动的和谐共处

城市更新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保持城市活力，延续城市生命力，而城市的活力和生命力，除了硬件，更在于文化和历史。

作家冯骥才在描述对历史名城巴黎的观感时说，巴黎的卢浮宫、凯旋门和圣母院等，只是“历史的几个耀眼的顶级的象征”，而巴黎真正的历史感则表现在城中一片片的老街和老屋中，因为这些昔日的空间中有活生生的历史，有血有肉，生动而真实。

火车站雕塑、火车元素涂鸦、铁路徽章标志、蒸汽机车雕塑、遗留的铁轨和机车零部件……在成华区下涧槽社区，几乎是“一步一景”，连家属区楼下的休闲座椅，都做成了机车齿轮箱体的造型。行走在社区之中，处处都能感受到“机车记忆”带来的温度。始建于1951年的下涧槽社区是原成都机车车辆厂的生活区，这里是典型的“三老”院落——老房子、老邻居、老生活。该片区的城市有机更新没有忽视这一关键点，在充分听取居民意见的同时，又聘请专业的社区规划师团队，对改造提出了设计方案。在几方的共同努力下，下涧槽社区既去掉了“老旧”和“脏乱差”，又优化了“片区环境”，留住了“机车记忆”，取得群众一致好评的“机车文化家园”得以改造完成。像这样的例子在成都还有很多，如锦江四圣祠片区、温江文庙片区、武侯音乐坊片区等城市有机更新项目，生动地体现了公园城市发展理念、注重文脉保护与传承、推动产业转型和旧城复兴、以人为本。在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于小植

看来，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是静态的文化，而居住其中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流动，他们的生活习惯代代相传，形成了鲜活而有温度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非常值得发掘、铭记与保存。所以说，最好的城市记忆不仅存在于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中，更存在于城市居民的生活细节与民生故事中。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内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鲜活的民生故事，如同街区无形的毛细血管，联通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情感，同时还是城市历史某个断面和城市文化某个侧面最好的写照。

于小植建议，探索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过程中，不仅要从保护文物、追寻历史、艺术审美的角度去操作，还要从关爱人、体谅人的角度出发，关心当下居住在历史街区中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尽可能地延续历史街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使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硬件展示。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说，一座城市在同一个空间中会遇到不同的时代，我们可以在这座城市中看到一段沉淀在趣味和文化形态中的历史，这既是一座可以被观看的城市，也是一座可以被阅读的城市。

城市，之所以迷人，并不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街道上所体现的城市风貌与个性，在于它的特色与底蕴。城市需要“特征性场所”，其“特征”既是景观的特征，也是人文的特征。建筑可阅读，街道可漫步，城市有温度，小巷有烟火，这样的城市最有魅力。

记者：历史文化建筑需要数字化保护，对此，你有什么建议？成都图书馆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计划？

肖平：历史建筑的数字化保护是一个趋势，这方面的工作成都也一直在做。比如历史建筑绘制保护图册也用到先进的多维测绘技术。通过数字化可以让历史建筑的艺术、建筑、人文的价值得到多方位展示；同时也有利于历史建筑的宣传保护及活化利用。未来图书馆也会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比如举办历史建筑论坛、展览，甚至可以建一个专题数据库。这体现了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宗旨。

（肖平：成都市历史建筑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成都图书馆馆长）



Lifestyles 琴台

16

成都日报



2023年2月23日 星期四

不可忽视创意人群聚集的重要价值

1973年，西方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后工业时代已经来临，城市社会发展日益呈现出新的特点，城市形态开始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在此背景下，美国以特里·N.克拉克和丹尼尔·西尔佛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提出了“场景理论”，以阐释城市发展的新现象。场景理论可以为我国城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带来以下启示：

一是注重整体性保护与实践。场景理论认为，场景主要包括5个要素：邻里—社区；物质结构—城市基础设施；多样性人群，比如性别和教育情况等；前三个元素以及活动的组合；场景中所孕育的文化价值。

场景理论启发我们在城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时，首先应树立一个整体性的社区理念，不仅要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建筑进行保护修缮与更新，还要综合考虑街区的基础设施、人群、活动以及由此孕育传达出的价值。

梵·高在1887年夏创作的关于巴黎的画作《城墙、马车与行人》，展现了当时巴黎城墙周边人群的活动场景，而图中的城墙、建筑并不是重点。画面中的人才是画作的重心。这些个体构成了城市的基调、场域和社会关系网络。

二是倡导历史文化街区吸引创意人才入驻。这里的“创意人群”专指设计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企业主等，他们能够不断地创造新理念、新知识、新服务和新产品，推动城市的更新与转型，因此成为不同国家、地区或城市之间争取的重要资源。

从场景理论出发，重新审视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发展问题，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创意人群的聚集对街区重新焕发活力的重要意义。

三是注重塑造文化价值观。价值观是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灵魂，具有相对稳定性，是街区的居民与街区内的各种物理设施长期互动的产物，影响并制约着街区的发展。

城市中的历史建筑、街巷、咖啡馆、餐厅、商店、剧院、服装店等不仅仅是物质实体，更是一种外化的符号，是市民文化和价值观的折射与反映。因此，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中，要注重个体对空间内文化与价值观的诉求，将蕴藏在街区内的建筑、人群、风俗和群体活动的文化与价值观，外化于街区的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中，增强文化感召力与整体凝聚力。



梵·高在1887年夏创作的关于巴黎的画作《城墙、马车与行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刘鲁 图据成都住建公众号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